



## 緬懷劉黃河點傳師

◎ 夢駝鈴

萬里長空懸烈紅，千般無奈漠裡人；  
靈長也須駝來引，叮嚀鈴聲伴漫程。

「夢駝鈴」是點傳師您慈悲賜予後學的筆名，當時您為了成全後學在〈基礎雜誌〉投稿，但後學因沒自信而躊躇不前；經不住您一再催促，後學斗膽地對您說：「報告點傳師，後學沒有筆名耶！」您豪邁地說：「筆名後學來取，妳安心寫稿即可。」稿文尚未完成，您就已經幫後學取好筆名，還特地提贈這首詩，後學真的很珍惜。

眾所周知，您是位才子，文采斐然，且對藝術、音樂、運動都有很深的造詣，尤對經典義理更是研究深入而透徹，但令後學最感動的是您的德性。

猶記得後學年少時，因家庭因素而心生叛逆；雖堅持吃素、也吵著要清口，卻怎麼也不願回道場參班。幸蒙仙佛慈悲指引，才讓後學得以回歸道場，在忠恕學院初級部及地方班學習。

您在和後學言談中，得知後學很喜歡至中堂禮拜，便慈悲地對後學說：「妳每天下班後，可至我們家中中堂晚獻香。」您便利用這段時間天天來成全後學、講道理給後學聽，後學就這樣在您的呵護下開心度過近四年。

後來，當初級部將結業時，一向反對後學走道場的父親，得知後學在道場學習後強烈地阻止，原本毫無懸念升上中級部的規劃被迫停止；任性的後學和父親冷戰了很久，父親終耐不住地向母親抗議。母親勸後學說：「妳父親有高血壓，若因此氣出好歹，妳擔不起這個業。」後學非常傷心，眼看著就要與道場失去緣分。那時每天都哭喪著臉至中堂禮拜。

點傳師您看到這種情形，又得知後學的父親從事保全工作會輪班（註），就慈悲地指點：「父親在家時，妳就乖乖待在家裡陪他；父親上夜班時，妳再來參加青年班。」並在後學未參與課程的隔天，就給後學課程講義、告知後學當天上課的情形及進度，並叮嚀後學要背誦講義內容（當時的課程是三寶訓練），下回後學能上課時就驗收。如此讓後學方便與彈性，才得以斷斷續續地跟上進度，直到父親漸漸地接受後學走道場，才有了轉圜。

三年前，後學在上班途中，因貪快冒進而出了嚴重車禍；後學的腳，手術後又發生細菌感染，一度有些危急，後學的大哥向您稟明想叩求中茶。當他帶著您向上天叩求的中茶到醫院時，轉述了您向濟公老師叩求稟告的內容：「弟子不會教後學，以致這孩子闖禍住院，現在情況有些嚴重，請濟公老師慈悲幫助她度過難關。」聽到這些，後學既感動又自責，覺得自己連累了您。

出院後又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，待能上班後，您得知後學在您家附近的中醫診所進行後續的針灸治療，便故意隔三差五的「不小心路過」，刻意地或在診所候診區，或在診所旁的素食館「巧遇」後學，只為寒暄幾句才返家。對於之前向濟公老師稟告的內容隻字不提。

待後學傷勢較穩定後，每每在中堂晚獻香完，下樓路過您家門口時，您總是會開門和後學打招呼，並叮嚀後學：「路上小心！」、「不要空腹，要吃點東西墊墊胃。」等等。如此日常生活上的關心，林林總總、多不勝數，至今後學仍歷歷在目，腦海總會浮現您慈悲的笑容。



▲ 劉黃河點傳師講道深入性理。

今年（2025）的4月下旬，您生病住院了！為了要繼續陪伴我們這些小後學，您積極地配合治療。但因疫情升溫，您為了保護我們，除親人外不讓任何人探視。後學心裡真的很難過，因為病痛的折磨後學是深有體會的，尤其您還是86歲的高齡，後學卻什麼忙都幫不上，只能在中堂叩求仙佛慈悲，保佑您早日康復。

一日，後學正在叩求時，忽然聽到很大一聲「咍當」聲響，後學正疑惑聲音的來源，卻見中堂隔壁的公媽廳桌上頗有重量的四腳鼎造型小香爐，無故地倒在桌上，後學頓時生出一股不祥的預感，只好叩求仙佛慈悲保佑，減少您病痛的折磨。

那段時間，後學很矛盾，天天一早看 LINE，深怕錯過，卻又怕接到不好的訊息。一日在看 LINE 新聞時，忽然出現一個畫面一閃而過：一位年長的乾道躺在病床上，一位坤道在幫他整理被子，雖來不及看清五官，但很明顯就是您的頭型（點傳師的頭型很圓、很特殊），等到後學後知後覺反應過來，那個畫面已經消逝。一定是您了解後學的掛心，也知後學想探望您未果，特地顯現給後學看，才如此吧！雖知這是人生必經過程，卻不免傷心。

直到6月15日凌晨，您功圓果滿地回天繳旨了，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。那一刻，後學想起您曾引用徐志摩所寫〈再別康橋〉的一段話：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如同您性情般一如既往的瀟灑、自在。

點傳師，謝謝您以身示道，慈悲成全及引導後學，後學會謹遵您的教誨，好好修道。感恩您，也祝福您。

註：父親保全工作輪班是做四休二，兩天白班、兩天夜班、兩天休假，所以當時後學每個月平均有1～2天可以上課。